

雜視

庚申七月

讀者文摘



第四十五卷 第三期 五月號—1987

創辦人

DeWitt Wallace 與 Lila Acheson Wallace

出版者：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荷理灣阿公岩村道三號

承印：占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鰂魚涌華蘭路占版大廈

Vol. 45, No. 3, May 1987

The Reader's Digest is published by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3 A Kung Ngam Village Road

Shauiwan, Hong Kong
Printed by the Toppan Printing Co. (H.K.) Ltd.
Toppan Building,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訂閱本刊全年價目及匯寄訂費地址：

香港：HK\$192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日本：¥7200

c/o Western Publications Distribution Agency
14-9 Okubo 3-chome, Shinjuku-ku
Tokyo 160, Japan

新加坡：S\$60 馬來西亞：M\$66

汶萊：B\$60

Reader's Digest Asia Ltd.
Thomson Road, P.O. Box 70
Singapore 9157, Republic of Singapore

台灣：NT\$1080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郵政87-7號
郵政劃撥〇五六二五六二——六號

泰國：Baht 696

S.E. Commercial Enterprises Ltd.
P.O. Box 12-132
Yannawa Post Office
Bangkok 12, Thailand

其他地區：US\$30 HK\$234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訂閱本刊時，請同時惠寄訂費。

更改地址：請開列新舊地址及訂戶編號，通知：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Box 60130, Tsat Tsz Mui P.O., Hong Kong
(兩月後方可照新地址投遞)



讀者文摘

一九八七 五月號

總編輯：林太乙

編輯：賴翊華 方能訓

副編輯：陳婉寶 鄭健娜 高瑞武

資料編輯：曾綠姬

美術部：鍾士峯 陳國強

編輯顧問：馬臨

總經理：Mario Freude

財務部：李煦恩

廣告部：Leo U. Murray

推銷部：劉崇經

發行部：陳秉州

訂購部：郭洪

製作部：吳國

運輸部：曾德輝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訂購部：翁啟燦 業務部：林瑞遠

讀者文摘有限公司（美國）

總編輯：Kenneth O. Gilmore

執行編輯：Jeremy H. Dole

國際版總裁：George V. Grune

本刊每月以下列文字印行：英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紐西蘭、印度及亞洲版）；法文（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及瑞士版）；德文（德國及瑞士版）；西班牙文及葡文（拉丁美洲及意卑里亞版）；荷蘭文（荷蘭及比利時版）；中文；韓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義文；丹麥文；芬蘭文；挪威文；瑞典文。

美國、德國、西班牙及瑞典版亦以盲人點字版發行。美國版並由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盲人書刊印刷公司以錄音片發行。

封面：母愛

Juan Carrillo 畫

Reader's
Digest®
Trademark Reg.

註冊商標
讀者文摘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八七年。本刊著作權屬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仿製或轉載。本刊著作權受國際著作權公約與英美著作權公約之保障。本刊在香港印行。

© 1987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an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whole or part in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s prohibited. Protection secur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2-4

港幣六十元

一九八七年五月號

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切諾波劫後一年

勿再為數學煩惱

天氣之最

瑞士手表反敗為勝

生死一釣

勇猛果敢的消防員

亞洲菜式揚威世界

嚴父夢·女兒心

289
6/5(87)

56 52 46 40 34 31 23 17

開懷篇
有關抽煙的事實
淨世繪
意林
65 39 11 5

每月辭話
各行各業
珠璣集

柏林：倔強茁壯的城市
孩子不帶書包回家之後

女鐵人

五位傳奇

逃出伊甸

夏威夷

書摘：樂

英漢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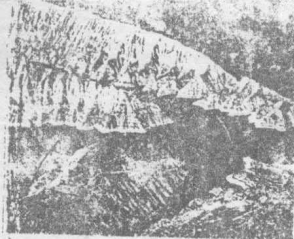


中的鳳凰

112 109 105 98 90 71 73 67 152 139 97

全球讀者最愛之多，內容豐富，每月以五十種文字刊印，全年共發十二期，每份八百二十餘字。

1



萬里黃河 氣勢雄

82



音樂神童 多米莉

26

別行的星上 ？生命有 ！然當

61

開懷篇



記者：「陳先生，

你是個自學成功的人，你那樣忙，哪裏來的時間讀那麼多書的呢？」

陳先生：「這個很簡單。我把書打開放在辦公桌上，只要有人在電話裏說『請等一等』，我就看書。」

—Globe

年輕的神父有一天

興奮地跑到大教堂裏見紅衣主教。「主教，」他喊顯靈。我們應該怎麼辦？」

「快裝作很忙的樣子，」紅衣主教對他說，「快裝作很忙的樣子。」

—AP

嫁給 足球教練三十四年，我知道足球賽重於一切。

一天我特別煩惱，終於忍不住說道：「阿發，你會為了球賽而趕不上我的葬禮的。」

丈夫非常平靜地答道：「太太，我怎麼會把你的葬禮安排在有球賽的日子呢？」

—R.I.T.

一個 傢伙處處事與願違，他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於是開始去看精神病醫生。

一天早晨，他衝進醫生診所高興地叫道：「我終於走運，不再是個失敗者了。醫生，剛才我拿著的麵包掉在廚房地板上，你看，塗了黃油的一面居然是朝上的。」

精神病醫生檢查了證據，然後歎口氣還給他，輕聲對他說道：「阿德，你把黃油塗錯面了。」

—Gazette

顧客 對餐廳侍者說：「要是我上星期到這裏來就好了。那時菜一定還新鮮。」

—Süddeutsche Zeitung

開懷篇

「爸爸，」小弟說，「我今天可不可以留在家裏？我覺得不舒服。」

「你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

「學校，」小弟回答。

—H.S.

一個剛從非洲探險回來的傢伙，去酒吧和相熟的酒保聊天。「玩得好玩嗎，老楊？」酒保問他。

「還好。」

「只是還好？難道你沒有遇上洪水猛獸，或者土人用毒箭射你？你一定碰到過什麼奇特的事情的。」

「我的好朋友阿尼倒真的有個不尋常的經驗。」

「怎麼回事？」

「讓他自己告訴你吧，」老楊說着從口袋裏拿了一個小盒子出來。他打開盒蓋，一個不到十厘米高的小人走了出來。

「阿尼，」老楊說，「把你怎樣得罪了巫醫的事講給酒保聽聽。」

—M. Sentinel

鄰居 在漆窗戶，窗鍵斷了，玻璃打到他頭上，傷口不大，血倒流了不少。

兩輛警車和一輛救護車接到通知，鳴着警笛飛馳而來。救護員為傷者將頭上傷口包好後，決定送他到醫院去縫幾針。

頭破血流的鄰居出門時，他太太看見街對面有羣看熱鬧的人。她向來愛出鋒頭，於是大聲對丈夫道：「記住了，下次我做什麼，你就要吃什麼。」

—C.B.

「我真擔心，」一個少年對朋友說，「爸爸做牛做馬，使我什麼也不短缺，並且能上大學。媽媽整天洗燙衣服，替我打掃，我生病她又照顧我。」

「那麼你還有什麼可愁的呢？」

「我怕他們會離家出走！」

—J.M.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詳情請閱第一四一頁。

抽煙不但害己，而且害人

有關抽煙的事實

壞消息

• 香港每年約有三千人因抽煙致命，幾乎十倍於在交通意外中死亡的人數。

• 一個不抽煙的人處身於一家別人都抽煙很多的飯館或電影院裏，他在一小時內所吸進的尼古丁，可能比一支香煙所含的還要多。此外，在遭煙霧嚴重污染的空氣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可能超過工業安全所規定的一個人八小時內可接觸的量。

• 在一九八四年，香港有二千一百二十八人，也即每十萬人中有三十九點七人，死於肺癌；在一九七五年，因此病致死的只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也即

每十萬人中只有二十八人。

• 每五名曾接受肺癌手術的病人，只有一人能存活五年。

• 每天抽煙二十五支以上的人，罹患慢性支氣管炎而致死的可能，為不抽煙的人的二十倍。

• 在醫院裏，差不多每一個患大腿動脈疾病的人，都有抽煙的習慣；因患這類病而須動鋸肢手術的要比其他疾病為多。

• 婦女在懷孕期間抽煙，流產的機會倍於不抽煙的母親。同時，醫學研究已經指出，抽煙可影響精子的活動能力，因而降低男性的生殖能力。

• 香港發生的火警，有三分之一是因抽煙的人不小心棄置煙蒂而引起的。

好消息

• 由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香港的煙民減少了十四萬三千九百人。

• 心臟病病發後戒掉抽煙習慣，病復發的機會可減半。

• 一九八二年，在香港的十五歲至十九歲人口中，有百分之四點二是抽煙的，但到一九八四年，比率已下降至百分之二點三。

• 現在，在地下鐵路及火車的車廂內，都禁止抽煙；在渡海小輪、雙層巴士、電車、航機及電影院裏，都劃有禁吸煙區；市政局屬下的劇院及音樂廳，更完全禁止觀眾在場內吸煙。

• 政府正加強反吸煙的工作，一個吸煙及健康委員會快將成立，負責向政府建議訂立新法例或修訂現行法例，以管制香煙廣告及限制市民在公共地方抽煙；這個委員會還負責搜集有關抽煙的研究報告，向市民宣傳抽煙之害。

• 每天抽煙二十支的人若戒煙，每年可省回約三千元。

黃子彥

孩子的話

教師 叫主日學的一個小女孩描述耶穌基督。

結果，她的回答甚至最有學問的人也不會說得那麼簡潔明瞭：

她說：「耶穌是有血有肉的上帝。」

— Table Talk

小女孩 對玩具店的售貨員說：「我要個能走路能說話能跟我媽講理的洋娃娃。」

— Modern Maturity

女兒 對父親說：「我可不要長得好看，去讓別人心碎，我要做個心臟病醫生，去補救別人的心。」

— New Woman Magazine

有個 小學生羞澀地把小手伸到韓老師手裏，問她知道誰是全校最漂亮的老師，韓老師高興地問：

「不知道——是誰？」

「魏老師。」

— Dick Van Dyke, *Those Funny Kids!*



讀者文摘

擴英集粹·歷久彌新

Reader's Digest

一九八七年五月



核能危險性小，但引起的恐懼大
用煤或油發電，價格貴，而且並不安全

切諾波劫後一年

在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以前，切諾波(Chernoby)是蘇聯烏克蘭的一個普通小鎮，它坐落莫斯科以南七百公里，世界上的人知道它的很少。可是那一天，它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今天，每一種文明語言中都已有了它的名字——切諾波，義為一場核災難。

那個四月的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今事隔一年，我們還面臨着什麼反響？這樣的事還會再發生嗎？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凌晨一時二十三分 距切諾波十四公里的核電廠的第四號反應爐發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掀飛了屋頂，幾秒鐘後，另一次爆炸射出了石墨塊和燃料物質。核時代大家所最怕的問題——真會有災難性的意外發生嗎？——終於有了答案，答案是會的。

熱石墨塊引起的大火，有吞沒核電廠另三座核爐的危險。核爐爐芯部分熔入地下——即所謂的「中國綜合症」的初步——很可能引起另一可怕的情況：熔穿現象，亦即熔化的燃料燒穿核爐室的混凝土地板，深入地下，污染這一地區的地下水——這是一百公里外大小如美國費城的基輔市(Kiev)所依賴的水源。

一柱放射性墜物和氣體——包括碘—一三一、鉀—一三七(Cesium 137)和銨九十九(Ammonium 99)——冲上一公里的高空。有兩名工人當場死亡，另有二十九人因皮膚燒傷的面積太大並大量內出血，後來也喪了性命。二百多名那一地區的居民隨後因輻射病入院，他們嘔吐、瀉腹、發燒、脫髮。在今後幾十年，預料有許多人會生惡性腫瘤。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核爐的爐芯繼續猛烈強度燃燒，消

風，內天幾初最後生發外竟
與方北向吹團雲的性射放將
羅斯與國德、蘭波的方北西
亞維納成



年一後劫波諾切

防員冒着致命劑量的輻射救火之際，用大客車開始將半徑三十公里範圍內的十三萬五千居民撤走。

下午二時，切諾波的放射雲越過了瑞典邊界。第二天早上，斯德哥爾摩以北福斯瑪克核電廠的人員上班時接受例行輻射檢查，他們的鞋子顯示有十倍於正常水平的放射能。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瑞典科學家的追蹤發現雲團來自波羅的海彼岸。是蘇聯境內發生了核子意外嗎？蘇聯冷冷地答道：絕對沒有。事實上，克里姆林宮從一開始就知道切諾波是一場空前的災難。

下午四時，瑞典電台報道，空氣中的銻一三七，含量為平常的一萬倍。切諾波爆炸後六十二小時，蘇聯依然不肯吐實——明知他們的滅歡會使萬千人，包括他們自己的國人在內，死於非命。

最後在下午九時，莫斯科電台讀出了一篇只有四十二個俄國字的簡短聲明：切諾波核電廠發生意外；政府已成立委員會；並已採取步驟消除這次意外的後果。第二天，政府承認曾撤退人民，有二人死亡。那一整星期，蘇聯沒有再發表真正的消息，連人民該採取什麼預防措施的建議都沒有。

五月五日星期一 維也納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漢斯·布利克斯和該署原子核安全主任莫里斯·羅森觀察處事地區。他們是最早飛臨那裏的外來者。

重機在核爐上投下五千多噸礮、白雲石、鉛、沙和黏土，以悶熄燃燒的石墨，但這只將爐芯與外界絕緣。結果使溫度升過了攝氏三千度。輻射能的發射升到了自爆炸以來的最高水平，工作人員掘地道至核爐下，用濃凝土加強地基，又將液體氬泵至核爐下，凍凝那裏的地。

五月六日星期二 爐芯溫度急驟下降，測得的輻射讀數幾乎降到了零。官員們覺得核爐火災已受控制。勇敢救火的人付出了高的代價，最早死於切諾波的人中有許多是消防員，這些捐軀者都葬在莫斯科附近的一處地方。

今後要做的艱苦工作是清潔污染並將核爐封閉在混凝土墓內。參加龐大清潔工作的人員裏，有許多是徵召來的愛沙尼亞人，他們是在意外發生後最初幾天被人從家裏拖出，緊急送至烏克蘭，並立即派去從事最危險的清潔污染工作，其中有許多人後來叛變了，據可靠消息說，他們至少有十二人被就地處決。其餘

的人繼續做那危險的工作。最初說只做一個月，後來改為兩個月，然後改為六個月。

五月十四日星期三 戈巴契夫在電視上發表了大家等待已久的「切諾波演說」。他沒有沖淡意外的嚴重性，但也未向受切諾波放射塵之害的國家道歉。

現在受害的國家已相當多了。毒雲乘時常轉向的風散開，污染了整個歐洲，二十餘國至少對某些食物和戶外活動頒下禁令，瑞典像許多國家一樣，將不會很快忘記蘇聯沒有警告鄰國之事。「為了預防，我們會叫容易受害的人——孩子和孕婦——待在室內，等毒雲過去，」瑞典核能督察弗里傑斯·萊史說道。在房間裏，他們可以免受毒性強消失快的碘的毒害。

在斯堪底納維亞北方邊緣一帶，萬千遊牧的拉普人可能必須結束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大雨把切諾波的毒降在脆弱的环境裏，無根的地衣會保留高濃度的放射能，並把毒傳給拉普人的馴鹿群。

西德有幾個州禁食牛奶、蔬菜，並禁止露天游泳。在義大利，大家搶購奶粉和冷凍蔬菜。

七月二日星期三 美國的蓋爾(Robert P. Gale)醫生與蘇聯醫生合作，為切諾波受輻照最嚴重的人移

植骨髓，他報告說他的十三個病人死了八個。

歐洲共同體禁止從七個受污染最嚴重的東歐國家輸入新鮮食物，使那些國家的經濟受到災難性影響。波蘭對放射塵極為關懷，下令所有十七歲以下的孩子全都服食碘劑，農民在食物出口方面的損失達三千五百萬美元。瑞典政府答應賠償那些被迫掩埋牧場倒掉毒奶的人，又答應償付拉普人準備在今後八個月送往屠場的六萬頭相信已不可食用的馴鹿。所將花費的納稅人的錢達一億五千萬美元。

英國的禁令將使三百萬頭羔羊不得送往肉店，全國農會說，英國農業的總損失，可能達七百萬美元。

有些西方官員談起要蘇聯賠償，部長會議副主席之一鮑里斯·薛賓納嗤之以鼻。他說：蘇聯在法律上沒有責任要賠償在它國境以外的任何人，事實上，他認為西方應賠償蘇聯受西方報紙所造成的損害。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國際原子能總署在維也納舉行的意外後檢討會議今日結束。六十二國的專家參加會議討論此災。蘇聯代表發出一套三冊的報告，結論指出這次意外主要出在人為的嚴重錯誤。他們回答問題，表示歉意，並說今後會多加小心。

年一後劫波諾切

許多代表對這種「坦白」表示滿意，但另一些則認為是故意要岔開大家對那四個月前爆炸的反應爐的設計缺點提出問題。那是座用石墨減速的 RBMK 型反應爐，除這座外，蘇聯還有十四座此型反應爐在操作。有些西方專家對這種反應爐設計之簡陋表示震驚。它的結構的一貫性有問題，又深藏在糾纏複雜的管道系統裏，不但難以控制，而且如果發生故障，它不會自動停止操作，因此會有發生過熱現象的危險，此外，它還缺少一個保護罩，以防止漏出的放射性物外逸。它和大多數西方的核爐不同，蘇聯當年設計它時，是既要用它發電，又要用它生產可以製造武器的鏽的。鏽的再加工在儲存方面有危險，而且容易引起石墨火災。

另一方面，誰也不懷疑這是四號反應爐的操作者「存心和故意」違反安全守則而闖的禍。他們意味得驚人，竟開了重要的安全設備，以進行一項無關緊要的渦輪發電機試驗。一位科學家道：「這簡直是讓糊塗蟲在管理核電廠。」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四號反應爐已封閉在墓中了，一號及二號反應爐恢復供電。蘇聯說，他們

將不會再添建新的 RBMK 爐，不過已經在造的那七座停外。

死亡人數增至三十一人。估計在今後七十年將有萬千人因會直接暴露於輻射或吸入銨一三七而患癌死亡。一千多平方公里肥沃的烏克蘭農田因污染有毒而荒蕪廢棄，只有工作人員在那裏刮起表層泥土當作核廢料埋藏。撤走的人也許可於四年後獲准回家。

據蘇聯的領袖說，這次意外造成了三十億美元的損失。但蘇聯聲望所蒙受的打擊，全世界對蘇聯工藝敬重的降低，鄰國因蘇聯失信而對蘇聯尊崇的減弱，及蘇聯與東歐所謂盟國關係緊張的加強——這些損失的代價，都是無可計算的。

國內混亂與醒覺所造成的損失的代價也同樣無可計算。烏克蘭地下組織的一封信黯然指出缺乏消息：「我們對我們的處境一無所知：我不買蔬菜，雖然店鋪裏有許多蔬菜；我的牙床一直在出血作痛，我的牙齒動搖；傳播媒介勸我們不要驚慌失措，但是聽說有十五萬人已撤離了基輔。」

核能是福還是禍？如今切諾波災難已一週年了，

核能的前景如何？

在西方世界，群眾似乎是要把這妖怪收回瓶內，自一九七九年三里島事件以來，美國沒有人申請過建造核電廠的執照。現在歐洲也有了同樣的恐懼態度。

問題是妖怪不肯回瓶。全世界現有一百九十餘座商營核爐在工作，供應人類用電總量的百分之十五。

這是不是說世界處於危險之中？不，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原子核科學家指出：西方核爐發生切諾波那樣規模的意外，其可能性小得可以不計。

真實的情況是核能是一種危險性小而引起的恐懼卻很大的工業。在切諾波以前，從無一人死於民營核電廠的輻射。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切諾波，那些導致災難的缺點——一座漫畫家筆下式的發電廠和一群不稱職的工作人員——應該使我們可以放心。西方核電廠的安全和它有天地之別。

如果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對核能棄而不用，我們便不會遭受切諾波這一難。可是這幾十年我們要付的代價是燒更多的煤和石油，製造更多的酸雨和生病的森林，甚至使地球遭受更壞的「溫室作用」，因呼吸器官病而早死的人也要多出萬千。

切諾波意外發生後，國際間正在考慮一些提議，授予國際原子能總署以進行安全檢查與頒發強迫執行的標準的權力。

蘇聯會同意嗎？可能會的。單只為了自利，便可能會使他們開放核電廠讓人視察。如果如此，它至少能償還切諾波的部分罪愆。

Lawrence Elliott

自討苦吃

一九二五年，牛津大學馬格德林學院需要一位研究生教授英國文學，於是我申請這個職位。院長約我面談，並在晚餐時請我坐在主桌上，好讓那些學監們看我懂不懂規矩。進餐時有人講了個故事，說有一次應徵教職的研究生都得吃一碟煮櫻桃作為測驗。第一個人把櫻桃核吐在盤子裏，結果不獲取錄。第二個把櫻桃核放在羹匙裏，然後再把它們整齊齊地排列在盤子邊上，他亦未被取錄。第三個把櫻桃核全都吞下肚裏，結果他以一致票數當選，但他還沒有上任，就得了盲腸炎病死了。

— *The Tribal World of Verner Eliott: An Autobiography*

如果你見了數目字就嚇得要死，
有幾點意見對你有益

勿再為數學煩惱

一位數學教師站在一班成年學生前面。「我請你們心算一題簡單的減法。一個女人現年三十八歲。現在是一九八六年。她是哪一年出生的？」

「不要把答案告訴我，」他繼續說，「只要告訴我你是怎樣得到答案的。」

沒有兩個人用同樣的方法解答這個問題。一個人說：「我覺得我必須先湊成十的整數，所以我在三十八上加二得四十，然後用八十六減四十，再在得數上加二。」另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說：「我以我自己的生年開始，減去我們的年齡之差，就得到答案了。」很少學生使用他們在學校學過的方法，可是，雖然他們似乎都慚愧自己沒有這樣做，卻都得到了正確答案。何以如此？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情願停留在知識的相當狹窄的「舒適區域」裏。如果我們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成績不惡，我們會再多選幾門歷史或文學的課程。如果我們學習一種外國語文成績優異，我們會再學一種。如果我們一面動手操作一面學習便可以學得最好，我們會還有實驗室工作的課程。

到我們成年時，我們已在自己擅長的範圍內有了相當的造詣，但是，我們對於自己舒適區域之外的東西，也會有了恐懼之感。慢慢地，一些特別喜愛的東西便變成了心理上的監牢。這就是為什麼數學最初只是種小小的不舒適，最後可以變成真正的煩惱，成為避之惟恐不及的症候。

數學的煩惱通常由不及格開始。不論這情形始於

學做應用題、解方程式或初次接觸微積分，跟不上班，問題都是突然而來的，而且是嚇人的。學生既不發問，也不假定自己稍後便會了解，只是輕下判斷，以為自己與數學無緣。

有一個可能成為學生學習障礙的普遍謬論，就是認為某些人有數學天才，有些人沒有（可怪的是，這謬論只限於數學；例如，你很少聽說某人缺少歷史天才）。我們還有一項誤解，就是如果我們迄今尚未學得某種知識，便認為大概是因為我們學不會。實際上我們在七八歲時感到困難的數學觀念，如果過幾年再學，會容易得多。

人們見了數學就發慌的另一原因，是不信任自己的直覺。若有概念或策略突然閃現，他們會假定那是錯的。他們或能即時想起「正確的公式」，否則便放棄了。數學家不同，他們信任他們解決問題的直覺，並坦承若無直覺，便無從解決問題。所以，態度上的不同似乎是怕數學者與擅長數學者之間的另一顯著分別。因此教師在課室裏應鼓勵猜測與估計，而直覺的想法也應受獎勵。

怕數學的成年人對應用題特別深記難忘，因為它們當年曾使他們飽受困擾。這又是態度使他們受阻，

不是他們的能力不足。例如這樣的一個習題：一輛汽車作三萬二千公里的長途旅行，為了節省耗損，五隻輪胎有規律地輪流使用。到達終點時每隻輪胎走了多少公里？

那些既不性急亦不肯被難倒的數學能力差的學生會先思索一陣，然後舉出三萬二千公里的五分之四為答案，即二萬五千六百公里。他們並不一定確切知道何以要決定以三萬二千公里的五分之四為答案。他們有時會說，答案是在他們想到車上裝置的輪胎和車箱裏藏着的輪胎時自然「到來」的。重要的是，他們「試」求解答，而二萬五千六百好像很合理，於是他們就相信必定正確。事實上他們是對了。

他們直覺的想法是五隻輪胎只有四隻同時使用，三萬二千公里的五分之四便是二萬五千六百了。另一種想法是，如果車行三萬二千公里，那麼所有的輪胎總共行十二萬八千公里。如果每一輪胎使用時間相同，則每一輪胎走十二萬八千公里的五分之一，即二萬五千六百公里。

數學方面性急的學生則反應不同。他們不去深入了解所提供的資料，也想不出破解的策略，於是放棄了事。即使他們也許想到了五分之四的解法，他們的

自我挫敗反應是：「我想凡是我想到的都必定是錯誤的。」他們對自己的直覺沒有信心。

我們試解另一習題：如果我油漆一個房間需要四小時，而我的朋友油漆這同一房間則只需二小時，我們兩個一起油漆這一房間，要用多少時間？

許多人會提出的第一個錯誤答案是三小時。這是把兩個人的工作時間加起來除二的結果。從邏輯上來說，這答案不通，雖然在計算上無誤。如果我們二人用三小時油漆，而我的朋友能獨自在兩小時內做完，那麼他便不需要我的幫助。這結論雖然荒謬，卻表示出正確答案必少於二小時。

要積極的明瞭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是畫一張這房間的圖，看看二人在一小時內可以油漆多少。我的朋友一小時能油漆完一半，而我在這時間內只能油漆完四分之一。那麼，二人一起工作一小時之後，我們將油漆完這房間的四分之三（或漆完房間四面牆壁的三面），還剩下四分之一沒有做。如果油漆這房間的工作於一小時內完成了四分之三，那麼剩餘的四分之一將可於一小時的三分之一內完成。故整個房間於一又三分之一小時漆完。這方法的妙處在於沒有代數，沒有現成的公式，只是一步步的計算出來。

注意還有別的方法：我們可以考慮這一房間為一整體，然後再考慮這房間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三、或四分之一。或者，我們可以計算若干小時與若干小時的幾個部分，或是化小時為若干分鐘而以分鐘計算。我們可以算整個的時間，或是選擇某一單位，例如一小時，然後從那裏算起：方法很多，解決之道很多。

不要灰心。即使是發明微積分的牛頓，遇到我們今日學生們所要解的一些方程式，也會大感為難。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很可能藏着不少的數學，而且都是我們個人生活中所需要應付的。在掘發這些約瑟記得的經歷時，我們也許能看到當初沒有注意到的一些數學概念。為了要到達那內心深處，我相信，我們只需要對我們自己的性格、我們的恐懼心理、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清晰的頭腦等有所認識即可。如果我們能認識其徵象，從而能控制我們的煩躁情緒，我們便能大有進展。

羅耶 (W. W. Sawyer) 是數學家，也是好教師，他有一次說：「我們自己去發現，可以有自由和勝利之感，但把別人告訴我們而我們並不真正領悟的東西記住，我們只是奴隸而已。」

小小本日的孩女
是蓋世提琴家

音樂神童米多莉

兩歲的

米多莉 (Mimi) 常爬上

鋼琴凳，去搆她母親五嶋節的小提琴。她母親三十八歲，是職業音樂家。「別動，小米多莉，」她母親斥責她說，「不要動它。」這畢竟是把價值兩萬美元以上的小提琴。

但是米多莉堅持要拿。她渴望能玩弄那漂亮的樂器，每次她母親用馬尾毛弓在琴弦上拉動，這把琴都會發出奇異的聲音。後來在三歲生日那天，米多莉得到了一個禮盒：裏面是一具小小的小提琴，只有標準小提琴一半大小。

三年後她演奏巴格尼尼 (Nicolò Paganini) 的一首極難奏的隨想曲 (caprice)，震動了日本大阪的聽眾。米多莉的



手指像春水一般的在弦上流動，發出生命力量驚人的聲音。這是本世紀最偉大小提琴天才之一的初次登台。

「幾乎從米多莉一出生，我就知道她對音樂敏感，」她母親說，「她兩歲時，我在音樂廳排演，她就常睡在前排座位附近。有一天我聽到她在哼一首巴哈的協奏曲，就是我兩天前練習演奏的那一首。」小提琴對這孩子有幾近催眠的影響。

母女一天又一天的在一起練習了好幾年。米多莉性急倔強，常因沮喪而流淚，可是她從不厭恨這樂器。「相反的，她會堅持下去，定要克服困難而後已，」她母親說。

五嶋節去排練時，常帶同米多莉去，她在舞台上演奏，孩子就在舞台下練習。

PHOTO: BRENT PETERSEN